

# 刺眼记

乌龙山

原著小说

英雄与土匪 两类男人的江湖生死场

水运宪 著

# 刺匪记

乌龙山

原著小说

CMS 湖南人民出版社  
PUBLISHING & MEDIA  
中南出版传媒

本作品中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乌龙山剿匪记. 2011 / 水运宪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2.2

ISBN 978-7-5438-8162-4

I. ①乌… II. ①水… ②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14225号

## 乌龙山剿匪记

---

作 者 水运宪  
责任编辑 周 熠  
装帧设计 彭意明 黎 珊

---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<http://www.hnppp.com>]  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 
邮 编 410005  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---

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 
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710×1000 1/16  
印 张 27  
字 数 511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8162-4  
定 价 48.00元

---

营销电话: 0731-82226732 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)

## 再版感言

二十六年前，我的老领导满怀期望地嘱咐我去写一部叫做《湘西剿匪记》的作品。他是一名部队转业的高级干部，湘西历代匪患就是被他的部队彻底剿除的。他特别感慨那段悲壮辉煌的岁月，多少年来一直梦想着为自己的部队树碑立传。我很敬重这样的领导，便义无反顾地去了湘西大山。

七个多月之后，我结束了“漫长”的体验和采访，专程到老领导家里报告心得。老人家为我泡茶的时候手有点发抖，似乎有点担心我会畏难而退。其实我已经被那几个月的体验深深打动，希望借助这部作品表现自己更多的人生感悟。

“怎么样？”老领导恳切地望着我，“湘西剿匪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，采访很困难吧？”

我便告诉他，困难有，决心也有。我会写好这部作品，但是最好改个书名，别叫《湘西剿匪记》。行吗？

老领导愣了一下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，当年的剿匪部队二十多岁的人现在才五十多。当地土匪到现在还活着的人也遍地都是。”

“这有关系吗？”老领导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，“你是担心他们说不像？”

“连您都会说不像。”我认真地望着他那一缕白眉，“而且我不可能写得很像，所以我心里很不踏实。写出来也不会好看的。”

沉吟了一段时间，老人家体谅了我的想法，“那，改个什么名字呢？”

我看得出来，他说这句话是很不情愿的。这是个机会，我必须马上说个名字让他确认，茶一凉就不好办了。

书桌上放着一只茶叶罐，那是一盒台湾出产的“冻顶乌龙”。

“乌龙山，怎么样？”我忽然受到了启发，顺口说了一个无中生有的地名，“就叫《乌龙山剿匪记》，您的意见呢？”

没想到老领导回答得很快，“好。这个名字上口，那就这么定了。”

我这才意识到，老人家其实更担心我在找理由不接受这个使命。

没过太多年，老领导患病去世了。好在他生前原原本本地读过了我的小说，而且无数次看过改编的电视连续剧。

我却在那以后调离了原单位，再也没有机会过去看望他。听那边的朋友说，这位老领导早就把《乌龙山剿匪记》当成了自己的杰作，“这不是我写的，可这就是我的作品呢。”既然心愿已了，至于到底是湘西还是乌龙山，老人家很早就不要去较那个真了，“知道乌龙山是哪儿吗？那就是湘西啊。”

不仅只是这一位老领导。多少年后，湘西那边的父老乡亲都豪气地称自己是乌龙山的人。我听说过一个故事，湘西某县的一位县委书记带领有关部门赴沿海招商，在新闻发布会上，有外地记者问：“你们那个县在哪儿啊？”县委书记想都没想便反问：“各位看过《乌龙山剿匪记》吗？”下面纷纷回答看过，“那就好回答了。我们那儿就是乌龙山。”于是满座哗然，记者们的眼睛都发亮了。

世上很多事情都是始料未及的。当年我要改个名字的初衷，只是为自己争取一个相对广阔的创作空间。偶然得到“乌龙山”三个字之后，我还认真地查阅了很多地理资料，以我能检索到的地名，没有发现重复之处，于是彻底释然。作品也写得极其地恣肆无羁。殊不知没过多久，随着电视连续剧的反复热播，“乌龙山”这个莫须有的地名居然不胫而走，名扬天下。据我所知，湘西的龙山县因为有两个字与此相同，那边的朋友便自诩是道中正脉。县里有个很长的峡谷，原地名叫“皮渡河”，早些年索性公开挂牌改成了“乌龙山大峡谷”。二十多年来，湘西老乡十分看好这个虚假地名，当地烟厂出品过乌龙山牌香烟，酒厂也生产过乌龙山牌包谷酒。有一家颇有特色的餐饮企业，取名“乌龙山寨”，若干连锁店开到了省城。门厅正中堂而皇之地刻着一方“乌龙山剿匪记”屏风，把电视剧里的故事当做文化品牌，生意居然还做得红红火火。

文艺作品中的种种人物，本是艺术创造，久而久之，一个个落入凡尘，并且衍

生出有鼻有眼、有根有基的若干佐证。对于我本人来说，虽然觉得啼笑皆非，内心深处时不时也颇感得意。有一次我陪远方过来的亲戚去张家界的天子山游览，一名二十出头的导游妹指着路边一个并不奇诡的小山洞说：“你们一定看过乌龙山剿匪记吧？那我就告诉你们，榜爷就是在这个洞子里被抓获的。”

有一位参加拍摄乌龙山剿匪记的剧组人员，二十多年后到美丽的湘西古城去旅游。当时剧组就住在县武装部招待所，那个招待所依然还在，只是改了个名字，叫做“乌龙山宾馆”。更加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演员申军谊当年住过的房间，门口赫然挂着一块招牌——钻山豹旧居。

我还亲历了一件颇为荒诞的事情。那年到湘西某县参加一个会议，县委书记、宣传部长陪着我们一行参观旅游景点。当地旅游局长点了一名熟悉情况的导游小姐沿途讲解，果然十分生动。穿过一个山洞出来时，导游小姐指着对面的悬崖，认真地告诉我们说：“上头有几间木屋子，那就是榜爷的故居。湘西剿匪之前，钻山豹、四丫头他们经常聚集在那里开会。那里面摆放的全是实物，珍贵得很呢，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。”县委领导都知道我，一听她这么说，不免有些尴尬，赶紧打断她说：“莫乱讲，那些人物都是作家编出来的。哪里有什么榜爷嘛。”没想到那位导游小姐非常执着，反驳领导说：“这您就不知道了。那个作家小时候也是从我们这里读书出去的。他们家的祖屋紧挨着榜爷，三代以前跟榜爷家还有血缘关系呢。”同行的朋友们居然没有发笑，一双双怀疑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。不夸张地说，那阵子我还真有点头皮发麻的感觉。

《乌龙山剿匪记》这部作品改编成电视剧之后，从1987年热播开始，持续播放了二十多年。本人亲眼目睹过为之万人空巷的景象，无数次听到过人们津津乐道。很多单位都有某个老同志被冠以“榜爷”的外号，连名牌大学都有人把某个帅哥称做“钻山豹”，把某某妩媚的女生唤作“四丫头”。

二十多年当中，我走过无数地方，问过各色男女老少，几乎无人不知道这部作品。于我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大好事，却一度让我困惑不堪。其实我还发表过很多部文学作品，但是没有任何办法，我的其他作品都被“乌龙山”和那帮土匪们屏蔽掉了，所谓作茧自缚。好多次到高校或者其他地方出席文学集会，主持人介绍的时候，列举了我的一些曾经获国家大奖的文学作品，听众反应平平。接下来举出了《乌龙山剿匪记》，居然满堂轰动，掌声不绝。这种场景真的令我陷入一种迷失状态。

新时期以来，搞文学的人很容易迷失自己。文学的潮流时刻都在变化，学术界几乎每隔三五年就捏出一些新概念，涌出一股新思潮，仿佛非把人弄过时不可。很多在读者和观众心目中有影响的作品，往往被贬损为大俗浅陋之作。大众文化的作品似乎永远不如小众化的东西有品位，登不了大雅之堂。

时至今日，天地轮回，搞小众文化的先生们终于把自己也挤到了文化边缘，便坐在冷板凳开始了反思。我也从二十多年的迷雾中走了出来，再度审视了这部大俗之作。无论如何，一部作品能够持续热播那么多年，一个虚拟的地名能够这样被人熟记，一群塑造出来的人物多少年后还能让人耳熟能详、如数家珍，都做到这个地步了，孰俗孰雅还重要吗？

于是我坦然地将这作品付梓再版，但愿能获得新老读者的认可。

引子

半年前，刘玉堂实实在在地死了一回。死得相当惨烈。

这条高大的北方汉子曾经跃马扬刀跟日本鬼子血拼三年，后来又跟随大部队参加过三大战役，大大小小经历过上百次战斗。虽然不能说毫发无损，还真没有正儿八经地受过伤挂过彩。他的确有勇有谋，让对手闻风丧胆，所以他很早就博得了一个“东北虎”的英名。

大风大浪都过来了，偏偏在乌龙山这条阴沟里，刘玉堂彻底翻了船。

他是七天之后才苏醒过来的。战友们在山崖脚下的刺茅丛中找到了他，那会儿他只剩下了半口气。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，刘玉堂才走出野战医院。老院长掏出一个小布包送给他作纪念，那里面有九颗从他身体里取出来的子弹头。给他操刀做手术的医生摇着头说，这只是留在身体里的。还有穿过皮肉飞得不知去向的子弹，那数量恐怕比这还要多，“东北虎啊，没见过你这样命大的人呢！”

刘玉堂来不及庆幸。他望着差点要了他性命的那包铁疙瘩，耻辱感像火红的烙铁一样烫在了心头。不是说虎落平阳才被犬欺吗？乌龙山还真不是平阳之地，怎么就结结实实地撂倒了我这条东北虎呢？

刘玉堂毕竟是一名正规部队的团级指挥员，有多年的战斗经历，也有丰富的侦察经验。住院的日子里，他无数次咀嚼过那一幕幕的情景，反复地拷问过自己。那天的每个细节都记忆犹新，他的确是谨慎了又谨慎，防备了再防备，结果还是吃了暗算。这个可耻的跟头，到底是怎样栽下去的？

其实刘玉堂已经想明白了。原因很简单，轻敌。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轻敌，整个剿匪部队都以为面对的只是几股山野流寇。小分队的惨痛教训警醒了部队，刘玉



堂更是痛定思痛。世上哪有不咬人的蛇啊？既然敢于欺侮东北虎，那绝非只是几条野犬。这帮悍匪靠山吃山，手段高强，是一群呼风唤雨的恶魔。

他记死了带领队伍进山的那名瘦高个子的“向导”。那家伙肤色白白嫩嫩，两只眼睛水光灵亮，当时刘玉堂就产生过怀疑，觉得他不像个老实巴交的山民。可那小子不卑不亢还一点也不服帖，动不动就想打退堂鼓，怎么看也不像是怀着鬼胎的土匪奸细。刘玉堂有点不敢回想，怎么会犯那样的错呢？明明心里有疑回了，一边怀疑还一边听从他的指引，把几十号人马带进了陷阱。后来听当地老百姓说，那家伙外号叫“钻山豹”，虽然不满三十岁，却没有想不出的诡计，没有下不了的毒手。乌龙山这一带的大小匪首，无人胆敢不让他三分。

再就是那个看上去风都吹得倒的老匪首。在医院休养的时候，刘玉堂弄清楚了他的名字叫田大榜，远近各路土匪都叫他“榜爷”。据说这个“榜爷”祖辈八代为匪，势力曾经大到独掌乌龙山一方天下。后来慢慢衰落了，余威仍在。部队进山那天，哨兵从几名残匪的枪口下救回来一名老太太，刘玉堂亲自察看过，居然没有发现那就是化了装的“榜爷”。师政委到医院来看望的时候安慰他说：“人要老到了七八十岁，男的女的都一个样了。怪不得。”刘玉堂苦笑了一下没有做声。怪不得还得怪啊。不仅没看出是男是女，还把他留在队部治伤，警惕性完全没有了。没过多久，远处一响枪，那“老太太”突然蹦起来，从脑袋上的布包头里抽出两条“白朗宁”小手枪疯狂地射击。刘玉堂清楚地记得，自己身上那九颗弹头，至少有三颗是这名老匪首留下的。

最让刘玉堂不堪回想的是另外一名匪首。小分队救回“老太太”的同时还救回来了她的“孙女”。那名眉清目秀多少还带着几分稚气的苗族女孩子，怎么看也就二十来岁，她竟然是国民党安插过来的军统特工。据说还是个“副站长”。她的名字目前还没有被剿匪部队掌握，土匪都称呼她“四丫头”。不知道她真有本事还是靠了军统的背景，在她面前，连“钻山豹”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，言语上都不敢对她有半点冲撞。

那天的处境实在窝囊。部队露在明处，土匪藏在暗处，要是不主动出击一下，就只剩下挨枪子的份了。加上已经看清楚了只有六名残匪，刘玉堂就下了决心。花了一番力气请“孙女”带路，一个加强排几乎是全部出动，刘玉堂身边只留下了一个战士和一名给“老太太”治伤的卫生员。

那个“四丫头”是绝不可小看的。出击的队伍被她带到一个山洞前，里面还真有土匪，队伍便冲了进去。一声巨响，那洞口突然塌方，出路给堵死了。然后就有土匪从山洞的天窗口扔茅草，接着又扔点燃了的火把。茅草里面拌了毒料，活生生地夺走了部队几十条性命。

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，留守在寨子里的刘玉堂遭到了田大榜的暗算。他挣扎着抢出屋子外，迎面就遇上钻山豹，抢着手枪朝他射击。钻山豹的身后还跟着一名黑得像一只煤球的土匪，端着一挺机关枪。好在刘玉堂将手中的驳壳枪猛砸过去，打瞎了他的左眼，那挺机关枪才没有打响。要不然，刘玉堂那条命恐怕永远都捡不回了。

出院之前，刘玉堂好多次走出医院，到溪水边散心。山里的夜晚凉风沁骨，他望着四周黑黢黢一座座山峰，觉得俨然是一群蛰伏在阴霾之中的猛兽。乌龙山方圆数万里，要是拉着大部队进山去漫天清剿，那绝对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。稍有疏忽，还得吃大亏。于是他琢磨出一个方案，将部队分解成若干小分队渗透进去，灵活机动，目标隐蔽。一旦掌握了土匪的动向，大部队就可以随时调动，逐片围歼。

刘玉堂出院的时候，师首长同意了他的方案。

其实刘玉堂心里还有一个死结，他下决心要亲手解开它。你六名土匪就可以让我九死一生，那好，我也带六个人进山，看我怎么来剿灭你吧。

不过刘玉堂没有仓促行事。死的味道尝过了，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再去领受同样的耻辱。经过深思熟虑，刘玉堂嘱咐部下悄悄地弄了一条船，装扮成游乡串镇的商人模样，沿着乌龙河朝大山深处划了进去。



# 上卷

也有老母亲，  
也有心上人。  
也有生死情，  
也有离别恨。  
进山就爱山长青，  
行路最恨路不平。  
染尽热血含笑去，  
高山流水惜人魂。

## 第一章

乌龙山脉横跨三省边界。莽莽苍苍，气势雄浑的崇山峻岭之中，流淌着一条小河。这小河，千回百转，丝带一般缠绕着乌龙山的身躯。

这便是乌龙河。

乌龙河是山区与外界沟通的唯一交通要道。乌龙山里的老百姓，祖祖辈辈都靠这乌龙河养育着。

乌龙山区大大小小的土匪杆子，世世代代都在扼守着这条乌龙河，就像守着一个聚宝盆。

河水的颜色十分奇特，蓝幽幽地透出一些暗红色。那种色调让人看得心里沉甸甸的，堵得慌。

乌龙河上撑过来一条木划子船。这种小船很常见，舱板上搭着竹子编的斗篷，山里人把它叫做“斗壳子”。斗壳子走的是上水，逆水行舟，船走得很慢。

船帮上坐着四名山里人打扮的粗壮男子。他们一个个人高树大，目光明亮。望着河两岸的山岭，谁都没有说话。

船老大站在船尾掌着舵。一名叫做“石头”的年轻后生在船帮上撑着一支竹篙。上游的水并不深。河底下面尽是圆溜溜的卵石，竹篙子点到河底，磕得篙子尖“哗哗”作响。

“石头”看上去年龄不大，撑篙却很在行。篙子点稳后，身子躬下去，用肩头顶着篙尾，双脚有力地蹬着船帮子。每蹬一步，船就行进一步。平平稳稳，协调极了。

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，有一次，石头手中的竹篙子在一名大汉的腰上蹭了一

下，竟然“当”地一响，像是碰上了铁器。

那汉子不惊慌，也没生气。他抬起头来，朝石头笑了笑，“后生伢子，别毛手毛脚。这可不能乱碰啊。”他将身体朝前凑了凑，望着那名掌舵的船老大，“老大，什么年纪了？”

船老大便回答说：“六十不止，七十不到。”

那汉子笑了笑，“好家伙，这年纪，驾船闯滩，还奈得何（当地土话，吃得消的意思）？”

“哪有奈不何的？小菜一碟呢。”船老大望着他，“几位老板，到山里来做什么生意？”

“硝狗皮。”那汉子随意地说了句，“这年头狗皮走俏。”

船老大心里早就在怀疑了。这几个人口音不像山里人，样子也不像生意人，却又不像是土匪。

“老板啊，”他笑盈盈地看着那汉子，“驾船的人嘴闷。多问几句，莫怪啊。这种日子，山里没有狗皮可硝哟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虎皮狼皮，你们硝不硝？”

“哈，”那汉子笑了，“当然。硝虎皮狼皮，我们更加里手在行呢。”

“看得出来。看得出来。”船老大目光犀利地打量着他，“虎皮狼皮，山里倒是多。只是，还要现抓现剥呢。这个，你们也里手在行？”

那掌柜模样的汉子没有回答，却盯住船老大，反问了一句：“依你看呢？”

船老大蹙了一下船底，喊道：“石头，歇口气。前头到乌龙滩了。”

石头顺过竹篙，将水淋淋的竹篙从船头的一个圆孔点了下去。铁尖在鹅卵石上滑了一下，终于点住了斗壳子船。

船老大跨前一步，站在船帮上，认认真真的看了那汉子一眼。“老板，话莫收起讲。你们是进山来打土匪的。我没看错吧？”

“哈，老大，你真有胆子。”那几名汉子爽朗地笑了，“我们要是土匪，你这一问，还不把性命问掉了？”

“不会的。眼睛是杆秤。”船老大异常自信，“任哪个往我面前一站，我都称得出斤两来。不会错的。”

“好眼力。你猜中了。”

船老大很高兴，吆喝了声：“石头，先不忙走。弄点下酒的东西，我给这几位英雄壮行。”

石头从前面走了过来，问船老大：“三爹，烧两只水鸭子下酒，行不？”

“那当然好。”船老大回头看着那几名汉子，“北方人能吃水鸭子吗？”

“行啊。”那汉子朝船上看了看，“哪儿有呢？”

石头便指了指远处的水面，“看那边。”

船的前方约一百多米远的水面上，两只水鸭子正稳稳地浮在水里。

那汉子也看见了水鸭子，“怎么弄来呢？我可不敢随便响枪啊。”

石头不屑地哼了一声，口气比天还大：“响枪，不算本事。”

“哦？”

石头一把便甩掉身上的罩衫，往舱里一扔，一个猛子就扎入水中。入水时，没有溅起水花来。也听不见水有多大响声。

水面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这里是一个深潭，绿幽幽的潭水深不测底。那名叫“石头”的后生子，已潜入水底，不知潜到哪里去了。

船老大笑盈盈地看着那几名汉子，目光中含着十分得意的神色。

“这小子贪耍。撑船撑吃亏了，要下河去游游水哩。嘿嘿，莫怪。”

“是你的儿子？”“掌柜的”问船老大。

船老大摇摇头，“他爹过去同我一道驾船。运了一辈子山货。田大榜见他爹有一身好水性，几次逼他踩湾，他死也不肯。踩湾，你们懂得不？”

那汉子摇摇头。

“就是入土匪的伙呀。”船老大愤愤地骂了声，“田大榜这个老骚鬼，早就盯上了石头他娘。石头的爹不肯踩湾，被田大榜一枪就打爆了。他娘受不了田大榜的糟践，也投了乌龙河。”

那汉子狠狠地啐了一口，“又是田大榜。老大，田大榜的日子已经差不多了。让石头跟我进山吧。”

“那才好哩。这伢子，早就想进山报仇了。我不肯放他走，是看见土匪的气数未尽。如今，是时候了。”

“老大说得好。土匪的气数到头了。”那汉子点了点头，眼睛在水面搜索了一阵，不觉有点担心，“嗯？石头呢？潜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看！那边！”一名汉子指着前方叫了起来。

远处水面上，那两只水鸭子仍在悠闲自得地戏着水。突地，水鸭子旁边冒出一个水淋淋的人头来。两只水鸭子受了惊，展开翅膀刚想飞走，就被从水里潜出来的石头一手一只给抓住了。

斗壳子船上的人，看得着了迷，“掌柜的”更是从心里喜爱那个小伙子了。石头很顽皮，抓住水鸭了后，踩着水，露出了多半身子，还扬起双手，向这边挥舞着。一只手抓住一只水鸭子，一边挥动，一边“咯咯”地笑。

小船靠在潭旁边，船老大喜滋滋地淘米做饭。他已经对石头讲了，要他参加这个小队伍进山去打土匪。

“要跟，我只跟东北虎。”石头晃了晃脑袋，“其他的人，我懒得跟。”

那几名“硝狗皮”的汉子相互看了一眼，问田石头：“你认识东北虎？”

田石头一边给水鸭子拔毛，一边说：“不认识，反正得跟有本事的。上一次，你们队伍上的人到惹迷寨，让田大榜六个人吃个精光。要是我跟上那个带队的，怕是连尸都收不回哩。”

“我就是那个带队的。”那名领头的汉子平静地说。

石头心中一愣，抬起头来细细地看着他的脸。连正在淘米的船老大，也直起腰，认真地看着这名汉子。

“喂，小伙子，”一名“硝狗皮”的汉子走了过来，对石头说，“不认识吧？你说的东北虎，就是他呢。”

“是么？……鬼扯脚，”石头根本不敢相信，“是你么？”

“我叫刘玉堂。”那汉子坦诚地笑了笑，“你说的那个带队的，还有东北虎，都是我。”

石头打量着他，像个孩子一样笑了起来。“嘿，你好大的命哟，嘿嘿。”

船老大急忙走了边来，把刘玉堂仔细端详了一会儿。“你这个人气魄粗大，不比一般。你死不了的，菩萨保佑你。”

刘玉堂微笑着看着石头，“怎么样？我有菩萨保佑呢。跟我走吗？”

“行啊，险滩不翻二回船。我跟你去，给我爹报仇。”

“这话说得好。赶紧吃饭吧。”

吃饭的时候，刘玉堂问船老大：“老大，从这里到惹迷寨，还有多远？”

田石头抢先说：“不远了。上岸走三四里路，翻过山就是。”

刘玉堂点点头，又问：“那儿有个叫田秀姑的，你们认得吗？”

“那是个土匪婆子呢。我认得。”田石头不屑地回答了句。

“石头，莫乱讲话。”船老大有点不高兴了，“后生伢子晓得什么嘛。”

石头不说话了。

刘玉堂便问船老大，“这么说，老大知道她的情况？”

船老大迟疑了一下，“反正她很苦的。”他不愿意多说，举起了手中的米酒，“来，喝酒。马到成功！”

惹迷寨离交通线很远，是个偏僻的小山寨。剿匪部队向山里推进以后，土匪的胆子小了些。一般的时候不敢公开活动，惹迷寨也平静了些，但没有什么太平气氛。毕竟处在老山深处，土匪说来就来。这里仍然是田大榜的半个天下。



这一次，刘玉堂是从另一条小路接近惹迷寨的。

田石头和田富贵在前面领路，远远地走在小分队前头。石头机警过人，那双圆溜溜的眼珠子，忽左忽右，忽上忽下，前后左右的每一点疑点，每一点动静，都逃不过他的耳目。

相比之下，田富贵就显得笨拙一些了。这个土家族战士性子憨厚，不多说话。手艺人，聪明之处全表现在一把篾刀上。他想出了一个主意，用篾刀撩下一根拇指粗的小竹子，削成两寸来长的一根根小竹管。小竹管削得很齐，一头是尖的，一头是平的，“尖的这一头，朝前指路。行吗？”他问刘玉堂。刘玉堂对这个路标非常满意，“行，好极了。喝，篾刀可真有用啊。”

刚刚翻上一个石壁，田石头一下便扑倒下去。

“石头，你跌翻了？”田富贵吃了一惊，上前问道。

“卧倒！”田石头压低声音，“快报告队长，有土匪！”

刘玉堂拨开脸面前的蒲草，向前望去。

惹迷寨左侧山坡上果然出现了十几名土匪。刘玉堂看得很清楚，走在前面的，是半年前被自己打瞎了一只眼睛的“旗五哥”。

寨子前面那株栗子树上，悬吊着一名女子。她的脚底下，堆起了一些柴草。独眼龙走到那女子面前，朝她狠狠地踹了一脚，嘴里不知道骂了些什么。

刘玉堂心中暗暗一惊，本能地联想起了田秀姑。这妇女，莫不是她？

独眼龙的骂声隐隐约约传过来，勉强听得清楚了些。

“臭婆娘，还想给东北虎带路？榜爷说了，趁早杀了你！”他朝土匪喝了声，“还看着干什么？动手！”

土匪便扑上前去，准备点燃女子脚底下那堆柴草。

刘玉堂已经认定了，这名女子就是田秀姑。

“刘喜。”

“到。”

“这么远，枪弹打得准吗？”

刘喜目测了一下，“没问题。”他卧倒在草地上，手脚麻利地从身后取出那条步枪，“打那个独眼龙？”

“先打断绳索。”刘玉堂下了命令，“射击。”

刘喜稳稳一扣扳机，没料到枪膛内那颗子弹是“臭子”，枪没有响。等他弄出那颗臭弹时，那堆柴草已经被土匪点燃了。

“怎么搞的？快！”刘玉堂急了。

“叭！”焦脆的枪声及时地打响了。子弹一丝也没有偏，正击在栗树杈子那根